

賈子次詁

賈子次詁敘錄

新定賈子內外篇六十有七漢故梁太傅洛陽賈誼
著翼篇五則賈子傳記之屬三篇總十六卷正定王
耕心饌次且爲校詁呂祐未寤既卒業敬爲敘曰周
秦之際先聖之微言幾墜於地惟荀子踵孟子之後
攘斥異端扶翼政教赫然而呂警百世厥功偉矣當
是時非荀子之出且無呂要聖學之終其後雖歧說
遽起必欲推其學於真儒之外適自形門戶之陋於
賢豪命世之隆替無與也逮漢氏呂椎魯定天下襄
禮之士或曰通變自矜輔相之徒復誤解無爲之旨

幾墜之緒且湮沒無遺時則子賈子崛起洛陽首呂
經世之學自助既秉伊傅之才復蘊忠貞之志其爲
說悽愴往復若有不能已於言者呂是遠紹孔門之
四科遂兼叔孫氏之三不朽本所獲呂視荀子有過
之無弗及焉故論者謂三代呂後非賈子之出亦無
呂原聖學之始及董子繼之呂正義明道之說建儒
術不祧之宗相得益彰有非流俗運會所能掩者豈
偶然哉夫經世之要惟呂兼濟天下爲榮瘁而已苟
不能知兼濟之得失天下亦奚呂儒爲後世不達此
義記誦益工門戶益峻道義之是非乃益呂淆一旦

強出所學，自應世變，且適爲通識所詬病。然則賈子之學，亦有志之士所宜盡心也。先考府君博通乙部諸籍，偏好賈子之爲人。同治中嘗著賈子年譜一卷，抉擇幽微，能補江都汪氏所未及。小子精心少聞，緒言壯知嚮往，顧其時方究心於生死性命之奧，未遑致力也。其後涉世益深，寢通政教得失之故，因取賈子舊著五十八篇及史漢呂次諸家所紀之文，釋之乃知賈子之爲學，其志道據德之繁，雖備見舊書而經世諸說非博求史漢諸家所紀不足。自盡兼善之懿，蓋體用既殊，精粗亦別。後世諸君子，惟知沿襲舊

文尋檢枝葉不獨無旨知賈子亦非討論絕學之正軌於是創闢義例兼綜諸家重訂其書爲內外二篇復備摭傳記及內篇敘跋參目新說別爲翼篇目總攬其事實本末賈子遺書由是悉統於一靡所不具慕其學者乃無放失之悔後之君子可覽觀焉烏虜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內嚮之謂正外嚮之謂邪惟恐天下不治者爲君子惟恐天下不亂者爲不肖賈子之學由誠旨入明其於邪正治亂之辨審矣惟其操本運末乃足師範百世學者苟能心知其意庶幾深契政教之原若德慧無聞神明鏗薄

或假兼濟高名轉昧治安實務是則賈子之罪人殆
非余之所敢知已

過秦上第一

內篇一卷第一

過秦中第二

過秦下第三

數盜第四

內篇二卷第二

藩傷第五

宗首第六

親疏危亂第七

制不定第八

藩疆弟九

五美弟十

大都弟十一

解縣弟十二

執卑弟十三

威不信弟十四

孽產子弟十五

內篇三卷弟三

時變弟十六

俗激弟十七

保傅弟十八

階級第十九

鑄錢第二十

內篇四卷第四

銅布第二十一

淮難第二十二

益壤第二十三

屬遠第二十四

權重第二十五

無蓄第二十六

憂民第二十七

審微第二十八

內篇五卷第五

服疑弟二十九

等齊弟三十

瑰瑋弟三十一

壹通弟三十二

匈奴弟三十三

連語弟三十四

內篇六卷弟六

傅職弟三十五

輔佐弟三十六

問孝闕文弟三十七

禮弟三十八

容經第三十九

春秋第四十

內篇七卷第七

先醒第四十一

耳痺第四十二

諭誠第四十三

退讓第四十四

內篇八卷第八

君道第四十五

官人第四十六

勸學第四十七

道術第四十八

六術弟四十九

內篇九卷弟九

道德說弟五十

大政上弟五十一

大政下弟五十二

修政語上弟五十三

修政語下弟五十四

禮容語上闕文弟五十五
內篇十卷弟十

禮容語下弟五十六

胎教弟五十七

立後義弟五十八

陳治安大計疏一

外篇上卷第十一

諫使民願租鑄錢疏二

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

請封建子弟疏四

論積貯疏五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外篇下卷第十二

服鳥賦七

旱雲賦八

虞賦九

史記賈子列傳

翼篇一卷第十三

漢書賈子傳

賈子年譜

翼篇二卷弟十四

緒記上

翼篇三卷弟十五

緒記下

翼篇四卷弟十六

光緒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寅夏四月甲辰耕心饌

賈子次詁敘錄竟

賈子卷第一 內篇一

正定王耕心次註

過秦上第一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已闕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
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
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
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呂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曰十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闕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呂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呂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頰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呂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呂爲金人十二呂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

河爲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呂爲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
王之心自矜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
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
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倔
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
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
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鍛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呂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呂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

過秦中弟二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呂四海養天下之士斐

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曰諸侯力征疆凌弱
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
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
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
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
王道而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
曰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
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
易其政不改其所曰守之者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

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呂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呂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呂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呂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呂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呂持其後

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呂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呂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呂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僞竝起上下相通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呂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呂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

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覩始
終之變知存亡之由是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
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弟三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關津據險塞繕甲兵而
守之然陳涉呂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
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
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

鴻門會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傑
 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呂三軍之眾要市
 於外呂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
 不寤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
 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
 帶河呂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呂來至於秦王二
 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
 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
 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
 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

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隄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呂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案土息民呂待其敝收弱扶罷呂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呂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虛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呂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糜沒矣故使天下

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曰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曰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執之宜

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持久而社稷安矣

校詁一

過秦上第一

舊弟同

殺函

盧本殺作峭史記漢書文選如文與左傳合是也今改正

曰闕周室

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呂作而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闕盧本

作窺漢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四海之意

史記秦始皇本紀意二字盧本如漢書無之意

文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

當是時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無也字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漢書文選

同是也今仍原文

守戰之備

盧本備作具文選同史記漢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昭襄

盧本下有王字諸家此句多脫誤惟漢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如文是也今改正盧氏亦呂襄爲衍文非

因遺策

史記秦始皇本紀取作兼

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

南取漢中

史記秦始皇本紀取作兼

盧本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

北收至之郡

諸家無北字文選同

是也今仍原文

諸家無北字文選同

北字爲是愚按此數句悉本李斯諫逐客書李書本

作北收上郡是也諸家無北字皆誤俞說尤失考今

仍原會盟盧本會作同諸家肥饒之地史記秦始皇本紀饒作美

盧本如文諸家同當此之時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文諸家同

是也今此四君者漢書君作賢盧本如文尊賢重士

仍原文此四君者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約從離衡

史記陳涉世家紀漢書同是也今仍原文兼韓至之眾

橫盧本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兼韓至之眾

盧本無齊楚字史記陳涉世家漢書文選同惟秦始皇本紀作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丁先生

日無齊楚皆脫文近世上元梅郎中校定此句如文

是也今改正始皇本紀兼作并義亦未安今仍原文

甯越盧本如文史記秦始皇本紀同別本史記亦作

仍原文此字淆誤已久學者多不能辨考說文安寧

之寧六下从心心下从器皿之皿詰曰安也奴丁切

乃安寧字之正文近世字書以為古文非也語詞之

寧下从心心下从皿皿下从𠂔隸變从丁詰曰願

詞也音亦奴丁切經典即呂為安寧之正字非也又

一文六下从心心下从用舍之用詰曰所願也乃定

切其音如佞姓氏之甯當作此目上皆說文正字安

寧願詞二文音同義別而近世相沿合為一字又呂

避諱故改書甯氏字為安寧字而甯氏字反誤作

下必必下冉於是三字之形聲皆無定見矣甯越字

藝文志既作俗文甯則其字當作甯氏之甯為文从

乃俗文不為之謀家無是也今刪正昭滑盧本昭
足算也為之謀家無是也今刪正昭滑盧本昭
書文選同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文陳涉世家作邵愚
按諸家各異惟司馬貞呂滑為楚人當呂作昭為是
目昭屈景皆楚之兒良盧本兒作倪諸家如文愚按
公族也今改正兒良古文倪氏皆作兒讀如倪五
兮切倪乃後出字呂氏春之倫盧本倫作朋史記秦
秋亦作兒是也今改正盧本倫作朋史記秦
涉世家文選皆如十倍同秦始皇本紀漢書文選皆
文是也今改正

如文是也
今改正
百萬之眾
史記陳涉世家眾作師漢書作

同是也
今仰關
史記秦始皇本紀文選仰作叩盧本

仍原文
今仰關
如文陳涉世家漢書同愚按司馬貞

顏師古皆謂秦地高攻者皆仰擊則曰作仰為是近

世桐城姚氏鼐謂叩關開關文義相承主用叩字然

作仰既見地形尤存古義曰開關延敵史記陳涉世

為開必待叩疏矣今仍原文開關延敵史記陳涉世

有而字盧本如文秦始皇本逡遁與巡同愚按盧說

紀漢書同是也今仍原文逡遁與巡同愚按盧說

當已曰逡巡為逡遁乃漢文通用字如漢書平當傳

遠遁有取教傳逡遁致仕皆是也史記陳涉世家及

文選直作遁逃秦始皇本紀又作逡巡逃皆誤漢

書本文又作遁巡九諺顏師古乃強為解詁殆近夢

璽今仍而天至困矣史記陳涉世家作而天下已固矣盧

原文仍而天至困矣史記陳涉世家作而天下已固矣盧

本如文秦始皇本紀文選同是也從散約解史記陳

愚按無諸侯字殊謬今仍原文從散約解史記陳

漢書解作賤盧本如文秦始皇賂秦史記秦始皇本

本紀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賂秦史記秦始皇本

如文陳涉世家漢書文制其敝盧本敝作弊史記陳

選同是也今仍原文愚按敝乃正文是也困敝漂櫓盧

秦始皇本紀如文愚按敝乃正文是也困敝漂櫓盧

亦引伸之義作弊後世增益字也今改正漂櫓盧

櫓作櫓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皆作鹵陳涉世家文

選如文愚按說文櫓大盾也櫓爲重文鹵屬通假作

櫓是也今改正俗味櫓之分裂山河紀文選山河作

本義惟曰爲櫓櫓字非也

河山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漢書同愚按山請服盧本

河有陰陽之判直作河山非也今仍原文請服盧本

伏文選同史記漢書施及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漢書

如文是也今改正施及盧本如文陳涉世家漢書

文選同愚按施延義同而施文尤古蓋享國日淺史

賈子自作施今仍原文讀難易之易

陳涉世家漢書文選國下有之字盧本及至秦王本

如文秦始皇本紀同是也今仍原文選同惟秦始皇

秦王作始皇史記陳涉世家漢書文選同惟秦始皇

本紀如文愚按盧及諸家作始皇非誤也願中下篇

皆作秦王此獨作始皇殆非義例所宜有桐城姚氏

日篇中秦王史記本如此漢書皆作始皇竊按陳政

事疏亦稱始皇爲秦王似誼惡暴秦不稱其謚姚說
既精復證曰始皇本紀則此文決不當作始皇明矣
今改正如文不但折衷義例亦所曰奮六世史記秦
存賈子之原文也下文秦王均仿此奮六世始皇本
紀奮作續盧本如文陳涉世家御宇內漢書御作馭
漢書文選同是也今仍原文御宇內盧本如文史
記文選同愚按御馭古通用而有車馬之別御馭
字當曰車言不得曰馬言作御是也今仍原文馭
盧本作稿朴史記秦始皇本紀作捶拊陳涉世家作
馭朴漢書文選如文愚按馭爲說文正字稿乃後出
之文朴爲尙書教刑正名其文从手从木之威震四
字訓木皮與教刑無涉作馭扑是也今改正威震四
海盧本震作振史記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震警字
从雨振救字从手二文義正相反不當通假盧及
諸家多作振殊謬作震百粵史記文選粵作越盧本
是也今改正下文仿此百粵如文漢書同愚按二文
異地不當通假作粵是類首繫頸盧本類作俛史記
也今仍原文下仿此類首繫頸秦始皇本紀文選
同漢書如文繫盧作係諸家多出重文繫正文係亦重
如文愚按類正文俛俯皆後出重文繫正文係亦重

文作類繁是乃使漢書乃作適盧本如文史記文選也今改正

藩籬文選藩作蕃盧本如文諸家同愚按士不敢史記

陳涉世家士下有亦字盧本如文彎弓史記陳涉世家

本如文諸家同愚按彎正文燔百家之言史記秦始

貫通假作彎是也今仍原文燔殺豪俊漢書燔作焚盧本如文陳涉世家

燔說文正字焚字後出作燔是也今仍原文

史記秦始皇本紀傑盧本銷鋒至十二盧本

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

漢文選同潭本作銷古本史記同愚按銷乃正文

屬通假作銷是也今改正此句諸家皆同盧本

記秦始皇本紀銷鋒鑄錄曰爲金人十二文與本紀正文及此皆不合僅易數字幾不可通決非賈子

原文今天下之民史記秦始皇本紀踐作斬盧本如文諸家爲池

踐華史記秦始皇本紀踐作斬盧本如文諸家爲池

史記秦始皇本紀池作津盧本
億丈之高史漢文選

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
本如文愚按城複上文
不測之淵盧本作百尺之淵

測之谿漢書淵作川愚按賈子文不必曰億丈百尺
為對作不測是也曰淵為谿為川乃唐人避諱所改

作淵是也
萬世之業也文選無也字盧本如文然而

今訂如文
陳涉史記秦始皇本紀無然而二字盧本如文諸家

魏牖史記秦始皇本紀作魏盧本
如文愚按毗是也今改正之徒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無

官多作毗是也今改正
中庸盧本庸作人史記同漢書文選

同愚按無也殊
仲尼墨翟盧本諸家皆如文是也義見李善說今改正

稱屢見晚周諸子改尼為弓乃之賢漢書賢作知盧

出淺人妄竄決非賈子原文也

是也今仍原文之富史記陳涉世家富下有也字盧偏起至

之中盧本偏作俊文選同史記秦始皇本紀作而偏

及漢書文選如文史記竝作什伯愚按而行文今不

取作偏作阡陌皆是也上云躡足行伍之間謂爲成

卒也此云偏起阡陌之中謂起自田間也今參訂如

文俞氏謂阡陌當作什伯蓋未考二句之義且忘行

伍猶什伯轉與上文繁複也免乃率罷散盧本率如

俛字之誤顏師古必爲強解九謬率罷散文諸家同

惟漢書作帥罷散盧本作疲弊史漢文選而攻秦

皆如文愚按諸家是非各異今參訂如文轉而攻秦

史記秦始皇本紀作而轉攻秦盧雲集響應盧本集

本如文諸家同是也今仍原文雲集響應作合漢

書同史記陳涉世家作會文選集下有而字山東豪

秦始皇本紀文選如文是也而衍文今改正山東豪

傑史漢文選傑作俊盧本如文王謨及諸本同愚按

作傑是也上文豪俊謂賢材也此文豪傑謂雄傑

之人也文近似而實不同陳涉世家屢言召三老豪

傑徵國之豪傑及貴人豪傑卽此所謂豪傑也史漢

諸家皆與上文比而一之謬矣惟盧及諸

遂竝起

本

本舊文僅存今據定如文無取摹稜也

無遂字潭本如文史漢且夫天下史記陳涉世家漢

文選同是也今補正且夫天下書無夫字盧本如

文史記秦始皇本紀文選同愚按非尊漢書作不齒

無夫字文義不備非也今仍原文家紀漢書無也字盧

家同是也之君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無也字盧

今仍原文之君也本如文陳涉世家文選同是也今

仍原鉏耨盧本如文諸家多同惟文選鉏作鋤史記

文是也耨經子諸家皆作耨亦非鏃盧本作不敵漢書

當目从耨爲正今仍原文非鏃同潭本作非銛漢史

記陳涉世家文選同惟秦始皇本紀如文愚按句戟

不敵殊謬銛銛皆說文正字是也今改正如文句戟

盧本句作鈞漢書文選同史記如文愚按說文謫戍

句曲也句戟長鍛對待之文作句是也今改正謫戍

史漢謫作適文選作謫盧本如文愚按謫爲非抗於

正文見說文餘皆通假不足算今仍原文非抗於

非抗盧本如文史記秦始皇本紀文選同陳涉世家

作非壽漢書作不亢於字盧本無潭本及史漢文選

皆有愚按抗乃正文亢屬通假作抗是也不九國之

師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無也字漢書

同諸家如文是也今仍原文

曩時

史記作鄉

文漢書文選同愚按曩嚮義同

功業相反也

漢書反

字文選無也字盧本如文史記同愚按

有何無也皆屬笑資不足辨今仍原文

試上有嘗字盧本如文則不可

原文然秦至之地

盧本作致萬乘之執史記陳涉世家

區區言其地之小千乘言其執之弱皆原秦之先世

為言蓋謂孝公時也致萬乘字文義非當蓋出妄竄

是也今改正

抑八州

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文選

家如文愚按如文是也今改正作序未安招

乃抑字形近之誤俞說必目序為是非也

年矣

漢書無矣字盧本如文史記文然後至爲宮史

秦始皇本紀後作后漢書同盧本如文陳涉世家

文仁義不施

漢書義作諠盧本作心譚本及史記文

義乃道德之總會惟作仁心狹矣諠乃仁諠字之正

文當從漢書目適爲賈子之名復與諸經相違今不

取義則諠之過秦中第二

舊弟

秦并海內

盧本秦下有滅周祀

三字史記如文愚按滅周祀衍文也秦莊襄王滅東

西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見史記周本紀是

滅周祀賢矣史記無此文是也今刪正或言如陽人

一聚何答天下大君當目宗廟爲存亡乃目三家村

中一孟麥飯爲存亡可瘁暴秦當時已置度外後世

此可哀已

目四海養

按目四海養謂取四海自奉也

目養四海則居大君之位肫然目保衛生民爲事矣

嬴氏如肯保衛生民尙何傾覆之有四字得失賁闕

暴秦一代之是非存亡則史記之謬審
矣今仍原文彌足見賈子褒貶微旨
嚮風史記嚮

本如原文是也
若是者如文是也今補正五霸既沒本盧

沒作減史記如諸侯力征日政讀為征愚按考下文

文是也今改正諸侯力征日政讀為征愚按考下文

若呂征為征矣今改正不彊凌弱文凌史記作強史記如

切作彊凌是也今改正不彊凌弱文凌史記作強史記如

元之民史記即作既本如文愚按二文義守威定

功盧本守作專史記如文愚按專而立私權盧本權

記無而字愚按作愛謬禁文書如文是也今改正安

定者志安定天下之身心王道之始也此正上文所

謂安危之本若復作安危謬矣今改正順權順此言

天理人情自然之權衡也與上文私權正相反此言

至術也

盧本作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史記如文潭本同愚按盧本誤衍史記是也今改

正秦離至待也

盧本秦下有雖字其所呂上有是字守之者作取之也其所呂守之者史

記作是其所呂取之守之者異也而待也史記無也字餘如文愚按孤獨而有之謂歧視其民惟君孤立於上也此言秦王既呂霸衛取天下當知逆取順守之義悉變其舊術轉呂王道之大公守之庶幾可久乃不知更化之術不尙王道之大公惟仍執戰國并兼之習歧視其民呂暴虐爲守故孤立於上其亡可立待耳上文已略言取與守不同術故此文惟言秦不知呂安定爲守致天下怨叛馴致覆亡盧本及史記皆有誤衍遂不可通今據兩家計上世論史記作本訂正如文庶免支離背馳之咎計上世論史記如文是也猶未有文是也今仍原文而觀其政盧本今改正猶未有文是也今仍原文而觀其政

亡史記如文愚按作亡謬甚諸本及意林所引皆作政與史記同惟建本作亡殊不足信盧氏从之復強爲之說非也下文方代籌幹蠱此已先言天下莫不觀其亡決不可通矣史記是也今改正天下

噉噉

盧本噉作噉史記如文下下有之字愚按噉說

文替

為重文囂屬通假也既有正文易為仁盧本如

無取

通假矣今改正之衍文今刪

同意

林仁作治愚按囿囿盧本如文史記囿作囿愚

作仁

九切今仍原文

文除

去收孛盧本無除字史記孛作帑愚按有除更

節修

行盧本修作循史記而目至天下盧本如文史

按作

威謬甚天下集矣盧本無天下二字集作息史

今仍

原文歡然史記歡作謹盧本如文愚按歡乃正

今改

正惟恐史記惟作唯盧本如文愚按說文唯訓

狻

盧本狻作害潭本如文弭矣史記弭作止盧本如

仍原

重目無道盧本如文史記重下有之更始至之

宮

盧本如文史記無之字盧及史記此句上皆有壞

愚按徐廣蓋猶及見古本故有此說諸家失考皆增

此五字疏矣更始作者已罷復作與始作同故云然

諸家既衍五字因讀與民更始爲句不知壞宗廟事

二世所無本紀具在不當誣罔與民更始乃更化之

美詞亦不當加諸作阿房之上近世校本未檢徐廣

之說又謂與民更始句當在不行此術之下於是此

數句之文皆不可通尤不足辨今從徐說刪此吏弗

五字訂此句如文史記無之字亦非今仍原文吏弗

能紀如盧本弗作不史記主不收恤盧本恤作郵史記

正文作不恤上下相遁盧本句上有而字史記同丁

是也今改正上下相遁先生曰而字衍愚按先生說

是也今改正上下相遁先生曰而字衍愚按先生說

刪正今刑戮盧本戮作修史記如文愚按君卿盧本

羣史記如文愚按君謂封士之奮於大澤盧本如文

君將相之屬也作羣非今改正奮於大澤史記奮下

有臂字愚按臂涉下觀始終之變盧本觀作見見上

篇誤衍今仍原文觀觀始終之變有者字屬上句始

終作終始史記無者字始終如文俞氏曰此本作觀
觀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闕爲開

見二字愚按俞說及始終存亡之由史記由作機盧
字皆是也今訂正如文

仍原牧民之道盧本民作之史記安之而已盧本已

字史記如文愚按天下至之臣盧本無天字史記

應之助矣盧本無矣字史記行義盧本行作爲史記

富有四海史記四海作天下盧本如文愚按身不至

殺者盧本作身在於戮者史記如文愚正傾非也盧

作正之非也史記如文愚按過秦下弟三舊弟秦兼

諸侯史記作并兼諸侯盧本修關津盧本修作循史

作津關愚按作循誤俞氏說同繕義未安關津亦皆

有陰陽之別丁先生謂當作關津是也今定如文據

險塞

盧本險作險史記如文愚按險
正文險通假史記是也今改正

繕甲兵

盧本如

總作修愚按作繕尤切史記
與上互易非也今仍原文

呂伐至數百

盧本作率
散亂之眾

數百史記如文愚按盧本

阻險不守

盧本險作險史
記如文是也今

改不闕

盧本闕作閉史記
如文是也今改正

楚師深入

盧本師作沛史
記如文是也今

改藩籬之艱

盧本艱作難史記
如文是也今改正

山東大擾

盧本無大
擾二字潭

本如文史記同愚按無

豪傑相立

盧本史記傑作俊
愚按豪俊說見上

篇作傑是

因呂三軍

盧本呂作其史記如文愚按
其殊謬史記是也今改正

謀其上

盧本上作二史記如文盧氏疑當作貳愚按
謀貳謀上皆非章即本懷司馬貞呂此說爲

誤是矣然賈子生當漢初或別有所本未可知不得
據史遷孤文違議其失今从史記作上呂史錄此文

當在俗本賈

羣臣之不信

盧本不下有相字史
記如文是也今刪正

子之前也

遂不

寤盧本寤作悟史記如文思按寤目形言悟目心言

九甚史記之文借使乃正文藉屬通假今仍原文

僅得中佐盧本上有而字史三秦之地盧本如文史

輒刪去疏矣今仍原文未當絕也史記如文是也今

改此豈世賢哉盧本如文史記作豈世賢而攻秦

矣盧本無而字史記如文當此至便也盧本此文惟

蛆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

凡二十四字史記作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

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

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凡六十一字愚按此節之文

本書及史記皆有差謬非詳事考訂其文句且不可

通曉蓋賈子之意上文既有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

秦之句其下必當有當此之世一節之文乃合其發

明上篇及振舉下文之裁盧氏不問義法不取史記
惟呂苟存舊文爲事致此二十四字與上下不相承
接其脫誤固不待辨史記此節文雖詳而有體又衍
秦乃延入戰等三句十九字詞語凡陋且複上篇殆
出後人妄竄決不可存故此節之文固宜呂史記補
本書脫誤復當刪除史記妄竄之語乃無餘憾今參
訂如文學秦小至守之盧本作秦雖小邑伐并大城
者詳之得隄塞而守之史記如文愚
按盧本多脫誤與上節同史記是也今改正呂利合盧本合作會史記其
下未附盧本下作名史記是也今改正名曰亡秦史記
爲盧本如文是難犯也盧本無也字史記案土
也今仍原文如文是也今補正案土盧本
史記案作安索隱曰賈書作案愚按案讀爲按止也
見爾雅釋詁土疆域也案土謂撫安其境內使止息
也俞氏謂土當作士卒呂待其敝
之士非也今仍原文盧本敝作弊史記
文史記是也收弱至之君盧本作承解誅罷呂令國
今仍原文

誤史記是富有四海盧本如文史記四海作天下其

也今改正富有四海盧本如文史記四海作天下其

救敗文也盧本如文史記無而字愚三主至不悟盧本

而不問按無而脫文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盧本

有之字無而字史記如文愚按深慮知化盧本深下

盧本脫誤史記是也今改正思諱之禁盧本本句下有

是也今刪正拂過與弼同拂思諱之禁盧本本句下有

今刪正身為糜沒盧本脫為字史記戮字誤今改正

如甘口盧本推作閩史記如文愚按作閩複上文

亦見漢書忠臣至哀哉盧本忠上有而字無二敢字

龍錯傳忠臣至哀哉盧本忠上有而字無二敢字

作悲史記如文愚按盧本或脫壅蔽盧本如文史記

或衍皆誤史記是也今改正飾法盧本日飾五霸征

乃古文通假字今仍原文飾法盧本日飾五霸征

盧本如文
史記作伯愚
按伯霸皆屬假借
經典通用無區別
今仍原文
呂符中篇
天下震

如文
史記震作振
愚按史記
百姓至叛矣
史本如文

非也
說見上文
今仍原文
百姓至叛矣
史本如文

有望
字叛作昨
愚按望衍
文叛正
王序
盧本如文
史

字畔
通假
史記非也
今仍原文
王序
王政之次
而千至不絕

隱曰
賈書五作王
愚按王序
王政之次
而千至不絕

序也
王讀去聲
作五非也
今仍原文
王序
王政之次
而千至不絕

盧本無而字
歲作載
史記如文
愚故不長久
盧本不能

按盧本
脫誤
史記是也
今改正
由是觀之
盧本如文
史記

長史記
如文
愚按無久字
由是觀之
盧本如文
史記

殊謬
史記是也
今改正
由是觀之
盧本如文
史記

文義同
今鄙諺曰
盧本如文
史記鄙作野
愚後事之

仍原文
今鄙諺曰
盧本如文
史記鄙作野
愚後事之

師按
盧本無事
字史記如文
愚參目人事
史本如文
史記

也今
變化因時
盧本如文
史記因作有
愚按因時
曠

改正
變化因時
盧本如文
史記因作有
愚按因時
曠

日持久
盧本持作長
史記同丁
先生曰
同里雷氏
學

日持久
盧本持作長
史記同丁
先生曰
同里雷氏
學

作持長持乃聲轉之誤愚按雷氏之說莫詳所
本然呂二字爲聲轉之誤乃確詰也今據改正

賈子卷第一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
存秦州寓宅龍樹精舍
栞版

賈子卷第二 內篇二

正定王耕心次詁

數盜弟四

臣竊惟事執可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
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目疏舉進言者
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
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
不敢顧身敢不昧死目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
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
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難因謂之安偷

安者也方今之執何旨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
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射獵之娛
與安危之機孰急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
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旨常安四望
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
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
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
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
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

令匙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
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惟曰政順禱神爲可曰益壽
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緦綵之
葬各曰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曰足則至尊之壽輕
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曰此言信之因生爲明
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
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爲天下
大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
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
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

襲迹而長久耳臣竊曰爲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
曰承祖廟曰奉六親至孝也曰宰天下曰治羣生神
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
曰爲萬世法曰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
安至明也壽竝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曰陛
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
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
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
至孰也雖使舜禹生而爲陛下計無曰易此

藩傷弟五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故甚非所曰安主上非所曰活大臣者也甚非所曰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鋸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曰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曰徼幸執不足曰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執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曰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曰須之子生

而立其身雖天夫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皆如長沙可呂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呂厚此

宗首弟六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執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呂上偏置

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乃欲爲
治安雖堯舜不能黃帝日月中必斃操刀必割今令
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
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虓夫呂天子之位用天下
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呂危爲安呂亂爲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虓

親疏危亂第七

假令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
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
在代六七公者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

天子之位試能自安庠哉臣有呂知陛下之不能也
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執
呂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卽天子之位割
膏腴之地呂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無天
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
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呂是一歲爲安陛下
獨安能呂是自安也然尙有可誘者曰疏臣請試言
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
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能
爲治虐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
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
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
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
幸而至法安可得尙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
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乃啟其口
匕首已陷於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必危親
必亂陛下之因今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

然且吟讎而堅控守之爲何如

制不定弟八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已困呂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呂帝之執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稀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卽位呂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

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尙幼偷緩之數也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已然同姓襲是迹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尙不能已安後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然至髀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執已定權已足矣乃呂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眾髀髀也釋斤斧之制

而欲嬰呂芒刃臣呂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藩疆第九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呂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呂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目義國小則無邪心

五美弟十

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曰次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趙幽王楚元

王之子孫亦各目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目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目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誠目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啟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

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待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大都弟十一

昔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目當晉矣又加之目楚諸侯其來朝虜范無字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目威晉若充之目資財

實之曰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
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
之曰兵車充之曰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
死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
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虜時虜可痛惜者此也
天下之執方病大燠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
如股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
失今弗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此所曰

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癘也又苦蹶齧元王之子帝
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
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曰安天
下疏者或專大權曰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癘也又
苦蹶齧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解縣第十二

天下之執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
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願居下是倒縣之執也天下倒縣莫之能

解猶爲國有人虜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譬且病痲夫譬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已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進諫者類曰爲是固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徙之匈奴中國乘其威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俛視中國

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然後退齋三日曰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曰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執卑弟十三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曰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願爲戎人諸侯也執旣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曰帝皇之號特居此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千石大縣曰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爲

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臣爲屬國之官臣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臣艸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惟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兔不搏反寇而搏蓄兔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虐玩細虞不圖大患非所臣爲安

威不信弟十四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天下之執倒
植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虜德可遠施威可遠加
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
可爲流涕者此也

校詁二

數寧弟四

舊第五

長大息

盧氏曰大息歎息之大也俗本作太息非愚按盧解不必

然說見外篇陳

及難

愚按難同然燒也

孰急也

盧本此句下有臣聞之自

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歲年而武王

起故聖王之起大曰五百為紀自武帝已下過五百

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也

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

是日慘亂業握危執若今之賢也明通曰足天紀又

當天空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百

二十三字俞氏謂當移置篇首臣竊惟事執之上則

文理俱順愚按文殊不類雖強移篇首亦屬笑資此

等決出後人妄竄徒增晏子至益壽見晏子春秋內

賈子之玷非也今刪晏子至益壽篇雜下盧氏說

穀食至曰足盧本足作是注謂當作足是也今改正

百年為天至極耳盧本作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

也今改藩傷弟五舊弟爽其憂盧本此下有凶饑數動

正之所罹豈可豫知二十字丁其身雖天盧本雖天作

先生曰伺隙妄竄是也今刪其親疏危亂弟七舊弟二

訂如文是宗首弟六舊弟親疏危亂弟七舊弟二假

也今改正宗首弟六舊弟親疏危亂弟七舊弟二假

也今改正宗首弟六舊弟親疏危亂弟七舊弟二假

也今改正宗首弟六舊弟親疏危亂弟七舊弟二假

也今改正宗首弟六舊弟親疏危亂弟七舊弟二假

令至曩時

盧本此上有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

也今刪時盧本作也別

六七至無恙

盧本句上衍令字公者作諸公

皆誤今據為舍人

盧本此下有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十二字丁先生曰為妄

漢書改正

中子王趙

盧本作中山王趙注曰為今刪

盧氏曰吟讎疑當作噤讎方

為何如以縹相懸五字

言作馮齡音皆相同怒也

制不定弟八舊第

丁先生曰妄竄不可曉是也今刪

制不定弟八舊第

剛此下仍有闕文無從補正矣

制不定弟八舊第

皆眾理藩疆弟九

舊弟而最忠

思按句隙妄五美弟十

舊弟諸侯之君

竄可哂今刪歸命天子

盧本此下有天子無

賈子二

主

可曰微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十六字棧奇啟章

丁先生曰意是辭非亦出妄竄是也今刪棧奇啟章

盧本棧奇作機奇漢書作柴奇後淮難篇亦作棧奇

盧氏說柴棧音義兩通韓詩外傳齊景公游牛山事

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是其證也呂棧為機形近

之譌啟章漢書作開章曰避景帝諱改愚按盧說是

也今改正作棧奇與淮各目至而止地盡而止俞氏

難篇同啟章仍原文

訂如文是久不為此目上文丁先生曰二字與篇首

也今改正久不為此目上文丁先生曰二字與篇首

題名同典籍無此例妄竄無疑盧大都弟十一舊弟

說非愚按先生之說是也今刪大都弟十一舊弟

必此四城盧氏曰左傳但言陳蔡不糞而無葉杜預

此是解縣弟十二舊弟二不輕得息甚矣中地左戊

也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饌至難也十九上弗肯使此

字丁先生曰伺隙妄竄是也今刪

有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徒之匈奴盧

十四字丁先生曰伺隙妄竄是也今刪

徙作徙徙是也今改正直乘其威盧本威作歲俞氏訂德

富作徙盧本此下有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執

義廣遠宜十二字丁先生曰伺隙妄竄是也今刪執

卑弟十三舊弟二胡不至之官盧本胡不下有使臣

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二十七

字丁先生曰胡不曰臣爲屬國之官明是一句此於

一句之內妄竄數語且不可曉幾同威不信弟十四

嘲戲矣愚按先生說也是也今刪正

舊弟二竊謂至不足盧本此下有且事執有甚逆者

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天下之蠻夷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居

下是倒植之執也六十六字丁先生曰事執句不成

語天子者曰下一節已見前篇此屬妄竄愚按先生

說是也捫然愚按捫乃諺文盧氏疑當作左傳捫然援兵登陣之捫與此九不合非也

賈子卷第二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葉版
存秦州寓宅龍樹精舍